

## ※「當前道教材料的發現、編纂及問題」專輯※

# 道教文獻學一鱗——原北平圖書館 收藏善本道教文獻及其學術價值

許 蔚\*

文獻是文史研究的基礎，道教研究也不例外。沒有扎實的文獻，那樣的道教研究是經不起學術檢驗的。在甄別版本、判定價值的基礎上，整理文獻、研究文獻，由此出發進行深入的道教史、道教文學或者道教法術等領域的研究，才能夠取得可靠的結論與真正的突破。傳世道教文獻研究，包括《道藏》所收及《道藏》未收文獻的研究，向來是道教研究必須重視，但到目前為止仍屬較為薄弱的領域。究其所以，一方面有文獻獲取的困難，另一方面也確實存在關注不足的問題。

### 一、傳世道教文獻的著錄、刊布及研究概況

一九二〇年代，《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影印流通，極大地推動了道教學術的開展。與此同時，各圖書館也逐漸對道教文獻加以收藏、編目及開放，只是學者能知而利用者並不太多。較早期，除陳國符特別關注《道藏》頒賜刷印問題外，主要為趙萬里、王重民等版本目錄學者對個別道教文獻的鑒定與提要。稍後，如大淵忍爾、王卡等，主要集中於敦煌寫卷的研究。值得關注的是，定源法師近日在從事「杏雨書屋藏敦煌遺書編目」工作時，又發現一些道教寫卷，如「羽六六六號」

---

本文匆匆草就，部分內容從拙撰〈明代道法傳承諸側面——明內府抄本《玉清宗教祈雪文檢》識小〉（《宗教學研究》即刊）、〈臺灣公共藏書機構收藏道教文獻調查報告〉（非公開）及〈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申請書〉（非公開）轉寫。寫作過程中得到吳真、陶金、尹志華、尹翠琪、定源法師等師友的幫助，謹致謝忱！

\* 許 蔚，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失名道教類書殘卷，可與大淵忍爾、王卡著錄的同類殘卷相綴合，頗具研究價值。此外，主要還有柳存仁、增尾伸一郎、三浦國雄、尹志華等有關明刻本、日本古寫本以及朝鮮刻本等的研究<sup>1</sup>；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鮑菊隱 (Judith Magee Boltz)、森由利亞、黎志添有關《道藏輯要》、《真仙事蹟》、《太乙金華宗旨》、《呂祖全書》等的研究<sup>2</sup>；橫手裕、金志鉉關於宮內廳書陵部藏明刊明印《道藏》、京都大學藏明刊《道藏》零本的調查，尹翠琪對道經版畫及海內外藏明刊明印、明刊清印《道藏》扉畫的追蹤<sup>3</sup>。由於文獻收藏分散與開放限制的原因，相關文獻調查與研究大都備極艱辛。對傳世道教文獻做系統調查，無疑將極大地改善相關研究的境遇，

<sup>1</sup> 柳存仁：〈道藏刻本之四個日期〉，收入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の會編：《歴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年）。增尾伸一郎：〈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天地八陽神呪經』の受容——附・古寫本二種（東京觀智院本、真福寺寶生院本）翻刻〉，收入道教文化研究會編：《道教文化への展望》（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三浦國雄：〈日本若杉家本《校正北斗本命延生經》的意義〉、〈《玉樞經》的形成與傳播〉，《不老不死的慾求：三浦國雄道教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尹志華：〈朝鮮刊本《玉樞寶經》中的神像研究〉，《大巡思想論叢》第22卷（抱川：韓國大真大學大巡思想學術院，2014年）。

<sup>2</sup>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撰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高雄：中山大學，2006年）、〈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07年）、〈「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清代道教における三教として寶庫の『道藏輯要』——在家信徒と聖職者の權威の對峙〉，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渉論叢續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1年）。ジュディス・マギー・ボルツ：〈淨明道の祖師許遜にまつわる物語の再検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Mori Yuria,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eds.,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年3月）。

<sup>3</sup> 橫手裕編：《宮內廳書陵部所藏道藏を中心とする明版道藏の研究》，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2014年。尹翠琪：〈道教版畫研究：大英圖書館藏《玉樞寶經》四註本之年代及插畫考〉，《道教研究學報》，2010年第2期、"Image and Efficacy: The Frontispieces to the Wanli Emperor's *Yushu Jing*," *Artibus Asiae* 75.1 (2015)、〈《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3期（2017年）、〈傳世明《道藏》印本的收藏與現狀〉，《全真道研究》第7輯（2018年）。

突破性甚至顛覆性進展是可以期待的。這既有待古籍收藏單位更加開放，也需要學者不懈的努力。

就今日情況而言，歐美方面，除部分圖書館開放古籍影像及敦煌文獻多已編目、出版外，目前尚未有專門的道教文獻目錄或者影印出版計畫，因而有關收藏情況並不明確。儘管如此，已可發現諸多重要的版本與寫本。

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明宣德六年鮑玄昇泥金寫本《太玄女青三元品誠拔罪妙經》，除本身為早期文本，可與《道藏》本對勘外，卷前扉畫及龍牌也很精彩，是難得的明早期道教藝術精品。宣德六年上元日，劉淵然〈三元品誠經重刊序〉作為存世為數不多的劉淵然自己的文字，不僅記錄他在京師洞陽觀從事經懺醮科的情況，其結銜「沖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衍教莊靜溥濟長春真人領天下道教事」也可以幫助校正《明實錄》及近年南京出土劉淵然墓誌的缺誤。更重要的是，序後除「金門羽客」、「體玄子」兩印外還留下三枚法印，為我們研討劉淵然所傳道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sup>4</sup>。

同館藏元建安余覺華勤有堂刻本《新刊瓊瑯白先生玉隆集》，有瀚海樓、繆荃孫等藏印，彌足珍貴，除可與《道藏》本對勘以外，亦可與存世元建安刻本《瓊瑯白玉蟾上清集》、元刊明修本《瓊瑯白玉蟾武夷集》、明刻本《雜著指玄篇》、蜀府刻本《金丹大成集》，以及元刊殘本、舊鈔本《修真十書》等做整體觀察，進而重新認識《修真十書》的編刊與實際樣態。

日本方面，尾崎正治所編《道教文獻所在目錄 日本篇》雖有待增補，但已較全面地著錄了日本收藏道教文獻，為進一步調查研究提供了便利<sup>5</sup>。

影印方面，主要是《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公布了宋刻本《御製逍遙詠》、明刻本《玄風慶會圖》等兩種館藏文獻<sup>6</sup>。前者與道教關係密切，並且是《高麗大藏經》的零出，提醒我們注意佛教藏經中可能保存道教文獻的情況。類似情況，至少還有房山石經中保存的明刻《無上玉皇心印傳經始流》、《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纂》<sup>7</sup>。關於後者，最重要的研究，無疑是張方對該本白雲觀道士題名，全見於正統九年

<sup>4</sup> 許蔚：〈趙宜真、劉淵然嗣派淨明問題再探討〉，《宗教學研究》，2016年第1期，頁43。

<sup>5</sup> 秋月觀暎編：《道教研究のすすめ》（東京：平河出版社，1986年）。

<sup>6</sup> 山田俊：〈宋太宗『逍遙詠』に就いて〉，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涉論叢續編》，頁291-322。

<sup>7</sup> 藍吉富：《佛教史料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11年），頁53。

〈重修白雲觀碑〉的發現，有力且有效地證明該本並非元刻本<sup>8</sup>。

同館藏明嘉靖六年彩繪寫本《玉樞經》、清乾隆十九年和碩親王所配經籙等，至今未見完整公布。前者圖繪精美，部分見於展覽圖錄，是道教藝術研究的重要資料<sup>9</sup>。後者包括籙牒、請法詞等經籙文件十五道，大淵忍爾曾予錄文介紹，同時公布《上清三洞太微黃書洞玄通靈寶籙》籙牒書影一幀<sup>10</sup>。

國立公文書館、京都大學等，除相繼編刊漢籍分類書目，並已開放部分善本古籍影像。其中，原內閣文庫藏元勤有堂刻本《瓊瑯白玉蟾先生指玄集》、元大德十年翠峰丹房刻本《中和集》、明景泰三年邵以正序刻本《淨明忠孝全書》等，均極重要。《瓊瑯白玉蟾先生指玄集》即《道藏》本《修真十書》所收《雜著指玄篇》，但較《道藏》本更為完整，尤其是保留了《金丹四百字》黃自如序。《中和集》與《道藏》本相比，保存完整標題，可還原語錄、題跋等文本的具體情境<sup>11</sup>。《淨明忠孝全書》與《道藏》本有較大的差異，除不分卷、有圖像並收入劉淵然、趙宜真傳記外，前後有多篇序跋記錄刊刻源流，反映邵以正強烈的宗派構建意圖<sup>12</sup>。

大陸地區，清初以前善本主要見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雖不十分完全，但對訪查工作而言利用價值較高；近年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道教部分則至為粗糙，除抄集北大、北師大等幾種目錄外，主要工作乃將《道藏》子目列出以充篇幅，對實際訪查工作而言，幾乎沒有利用價值。倒是新近陸續出版的各地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可反映館藏真實情況。雖未分類編排，必須從頭讀到尾，但卻能發現以前善本書目或普通古籍書目所未登錄的刻本、抄本，如《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就登錄一批清代道壇抄本，為此前所未知。

影印方面，以《藏外道書》最為重要。該叢書對北京、上海等圖書館所藏部分善本古籍加以選擇影印。重要的刻本、抄本諸如《玄都寶藏》本《太清風露經》、明內府彩繪寫本《御製全真群仙集》、明內府道法抄本、明嘉靖二十一年陶仲文進

<sup>8</sup> 張方：《明代全真道的衰而復興——以華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頁113-122。

<sup>9</sup> 齋藤龍一編：《道教の美術》（大阪：大阪市立美術館、讀賣新聞社，2009年），頁87。

<sup>10</sup> 大淵忍爾編：《中國人の宗教儀禮》（東京：福武書店，1983年），頁453-459及圖版93。

<sup>11</sup> 許蔚：〈書評：《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道教研究學報》，2014年第6期，頁400、405。

<sup>12</sup> 許蔚：〈《淨明忠孝全書》的刊行與元明之際淨明統緒的構建〉，《古典文獻研究》第17輯上卷（2014年11月），頁124-135。

呈底本《諸階鎮貼符》、明宣德刻本《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明宣德刻本《武當嘉慶圖》、明刻本《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等幾乎都已收錄。可惜的是，該叢書影印品質欠佳，大多數版面模糊不清，也存在闕葉和錯亂的情況，給相應的研究工作帶來困擾；同時，該叢書所收諸書既無解題，又均未註明存藏及版本情況，既容易使學者發生誤判，也為覆核原書帶來障礙。

《三洞拾遺》、《道書集成》、《中國道觀志叢刊》等除重複收錄前者已收文獻外，也公布了一些珍本和晚近文獻。其他大型叢書如《故宮珍本叢刊》、《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未收書輯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華再造善本》等也零星收錄了一些道教文獻。其中，《中華再造善本》除收錄《太清風露經》外，還收錄南宋白玉蟾寫本《華陽隱居真誥》、金刻本《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礪溪集》、元建安余氏靜庵刻本《瓊瑯白玉蟾上清集》等。

《華陽隱居真誥》除可用以校勘《真誥》外，也可反映白玉蟾的閱讀經驗和修道經歷<sup>13</sup>。金刻本《礪溪集》與《道藏》本相比，最顯著的特徵是保留大量涉及佛教的文字，可為觀察《道藏》編修過程中的文本「淨化」工作，提供典型例證。《瓊瑯白玉蟾上清集》不僅可與《道藏》本對勘，卷首保存的南宋景定元年彭耜、童應卯〈金丹大成集序〉（擬）可澄清蕭廷芝著作的年代，也可幫助我們觀察《修真十書》的成立<sup>14</sup>。

北京國家圖書館近年陸續開放古籍影像，除白雲觀所藏《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為最大宗外，明內府刻本、寫本道經以及其他元明刻本、抄本道教文獻也多可在線瀏覽，為研究利用帶來極大便利。

臺灣地區，館藏目錄以《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二版）》最為實用，除登錄館藏道教文獻外，還著錄已移交臺北故宮的原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該館也陸續開放古籍影像，利用較為方便。

其中，明宣德刻本《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很早就得到關注，丸山宏不僅將其運用於自己的靈寶法及臺灣道教儀式研究<sup>15</sup>，同時也將複製本提供給丁煌。明永樂

<sup>13</sup> 許蔚：〈《華陽隱居真誥》校讀記暨白玉蟾所據為《類說》考〉，《中國俗文化研究》第8輯（2014年），頁60-73。

<sup>14</sup> 許蔚：〈書評：《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頁405。

<sup>15</sup> 丸山宏：《道教儀禮文書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

刊本《度人經》版面開朗，版畫精彩細緻，已得到藝術史學者注意<sup>16</sup>。明李贄刊三十六卷本《歷世真仙體道通鑑》雖然刊刻較晚，但與元刊、明刊及明抄本大體屬同一系統<sup>17</sup>。同館藏《茅山志》多部，除元張雨寫刻本殘卷等可資校勘外，明嘉靖玉晨觀刻本保留大量明代信息，為明代道教研究提供豐富史料<sup>18</sup>。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登錄臺大所藏道教文獻，也可見到一些重要版本。如舊鈔本《七真仙傳》，保存元代刻本樣貌，對研究全真傳記書寫具有重要價值<sup>19</sup>。又如萬曆二十二年刻本《新刻瓊瑯白先生文集》十四卷，扉頁署「萬曆甲午年鐫」、「廣東文選樓板」，前有何繼高序，末有林有聲跋，似屬原刻，儘管尾部略有闕葉，仍屬珍貴。蓋林有聲刻本雖然多見著錄，但大多為劉氏雙松堂的翻刻本，如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萬曆二十六年雙松堂刻本，另如和刻漢籍元祿十年梅村彌右衛門、柳田六左衛門刻本《新刻瓊瑯白先生文集》也屬於林有聲刻本的翻刻。

臺北故宮文獻處所藏道教文獻除接收原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外，主要是清宮舊藏，包括明泥金寫本《道德經》、明嘉靖刻本《玉皇經》等，最重要的可能應屬原藏內閣大庫的《玄都寶藏》本《雲笈七籤》殘三卷，為目前所知存世最多的《玄都寶藏》燼餘；吉岡義豐、今枝二郎等，相繼調查該本<sup>20</sup>。謝聰輝對同館藏明嘉靖刊《玉皇經》做過專題研究，除糾正著錄錯誤，亦發現該本保留多首宋人序跋，為其最終證成《玉皇經》問世於南宋四川鸞壇奠定文獻基礎<sup>21</sup>。

傅斯年圖書館也藏有少量元、明刻本及抄本道教文獻。不過，館方著錄的明正統寧藩刻本《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實際並非正統原刻，而是明萬曆間書坊刻本。多

<sup>16</sup> 尹翠琪：〈明代道經圖像與科儀的互動——以《度人經》為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圖像與儀式：中國古代宗教史與藝術史會議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sup>17</sup> 羅爭鳴：〈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的編撰、刊刻與流傳論考〉，《宗教學研究》，2018年第3期，頁36-44。許蔚：〈趙宜真從張天全所受道法考〉，《宗教學研究》即刊。

<sup>18</sup> 王崗：《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sup>19</sup> 吳光正：〈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海內孤本《七真仙傳》考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7卷第3期（2017年9月）。秦國帥：〈七真仙傳與全真歷史：以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七真仙傳》為中心的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

<sup>20</sup> 今枝二郎：〈中山博物院藏『雲笈七籤』について（上）〉，《中國學研究》第12號（1993年）、〈中山博物院藏『雲笈七籤』について（中）〉，《武蔵野女子大學紀要》第29號（1994年）、〈中山博物院藏『雲笈七籤』について（下）I〉，《養生》1995年第1號、〈中山博物院藏『雲笈七籤』について（下）II〉，《武蔵野女子大學紀要》第31號（1996年）。

<sup>21</sup> 謝聰輝：《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

家圖書館著錄的正統刻本基本均為此本。真正的正統寧藩原刻，似僅見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且續集卷二仍為抄配<sup>22</sup>。

影印方面，相繼有《道教文獻》（主要是原北平圖書館藏元刊明修本《龍虎山志》、明內府寫本配明黑口本《太嶽太和山志》兩種）《道藏精華》、《中華續道藏》等叢書影印，公布臺灣地區所藏部分元、明、清初善本，儘管影印品質遞次下降，後出也多重複，但在有條件從事實際訪查之前可謂彌足珍貴。

## 二、原北平圖書館藏善本道教文獻及其存藏情況

原北平圖書館藏善本道教文獻主要見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子部道家類著錄，凡五十五種。除此之外，史部地理類、子部醫家類、子部術數類、子部藝術類、集部別集類、集部總集類也登錄了一些，大約三十三種<sup>23</sup>。這些善本，在抗戰中隨甲、乙庫藏書一併轉移到上海租界，一小部分於一九四一年隨其他部類的甲庫善本揀選一百零二箱一併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一九六五年轉由中央圖書館代管，後又轉存於臺北故宮。其中，子部道家類現存臺北的，凡有《徐仙翰藻》、《金籙御典文集》、《御製金籙大齋章表》、《觀化集》、《緣遇編》、《栖真志》、《雲門傳》等七種。其餘四十八種，基本可確定現在都保存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參見表一）。

《徐仙翰藻》、《金籙御典文集》、《御製金籙大齋章表》三者係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間購藏入館（據一九三〇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目錄》引言），並與大約同時購入的其他十九種明內府道法抄本於一九三〇年一併展出，次年，又與其中六種明內府道法抄本再次展出。三者原不在運美的百箱善本之中，但見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裝箱目錄〉最末粘連的一九四一年五月國立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保管員李耀南經手〈第一百零一、二箱〉裝箱清單，各有一冊（後二者均有木盒）。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吳光清函所附〈北平圖書館最初寄來展覽書單〉，實際隨其他三十八種三十八冊填裝於第三十九、第五十三箱內，可能是因為籌備展

<sup>22</sup> 許蔚：〈《全宋詞》葛長庚部分訂補〉，《文學與文化》，2014年第4期，頁84-93。

<sup>23</sup> 南北曲類也有一些道教相關的劇作。1933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圖版畫展覽會目錄》中尚見《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六卷，明萬曆刻本；《武夷記要》不分卷，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羅浮山志會（編）》二十二卷卷首一卷，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未入善本書目，目前未檢得藏地。

覽臨時選出裝箱的<sup>24</sup>。

《徐仙翰藻》在一九三〇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一九三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中均著錄為「元至正間抄本」，並註「疑內閣大庫書」<sup>25</sup>，但在運美裝箱清單註明「《徐仙翰藻》卷十二至卷十四，明抄本」（〈北平圖書館最初寄來展覽書單〉著錄情況一致）<sup>26</sup>，或許是揀選裝箱時未檢得全帙，也可能是為籌備在美展覽僅選了其中一冊。北京國家圖書館著錄《徐仙翰藻》十四卷，五冊，明抄本，或許就是同書留在上海的部分。將來檢視原書，應可釐清是否即原著錄的「元至正間抄本」，及為何改變著錄意見。

《金籙御典文集》、《御製金籙大齋章表》在兩次展覽目錄中均著錄為「明嘉靖內府精寫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並註「內閣大庫書」<sup>27</sup>。《金籙御典文集》曾藏萬善殿，見於《秘殿珠林》卷二十三著錄，《御製金籙大齋章表》雖未見著錄，但相信也應一併陳設；實際上，二者也同見於清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欽安殿陳設檔》<sup>28</sup>，如果北平圖書館方面記錄不誤，則或許轉存於內閣大庫。不過，《諸階鎮貼符》同樣見於《秘殿珠林》著錄的萬善殿陳設及《欽安殿陳設檔》，但《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也註稱「內閣大庫書」。檢視原書，可發現陶仲文題識明確說：「欽奉聖旨，編集法寶符秘一宗進覽，隨錄底稿，以備查照。」則應為副本無疑。那麼，《金籙御典文集》、《御製金籙大齋章表》儘管形制闊大，並裝木盒，或許也還是存於內閣大庫的錄副本。二書均係嘉靖皇帝從事齋醮活動的文獻記錄。前者係嘉靖皇帝所用各種齋意文、題榜、對聯之類；後者為嘉靖皇帝所用章表疏文底稿，涉及祈嗣、延壽、祝父母等諸多方面，可以立體地觀察嘉靖皇帝的信仰世界與私人生活。此外，《御製金籙大齋章表》中還見有嘉靖皇帝為邵元節奏籙補職的〈表式〉一首，稱邵元節為「度師嗣清微正宗妙濟真人邵」，所補籙職為「上清三

<sup>24</sup> 林世田、劉波：〈關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運美遷臺善本古籍的幾個問題〉，《文獻》，2013年第4期，頁83、84。

<sup>25</sup> 《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年），頁24。《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年），頁32。

<sup>26</sup> 林世田、劉波：〈關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運美遷臺善本古籍的幾個問題〉，頁79。

<sup>27</sup> 《國立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目錄》，頁25。《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頁33。

<sup>28</sup> 王子林：《明清皇宮陳設》（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頁434。

洞經籙三天上宰清微靈寶掌範真人太極制魔使知雷霆泰玄都省諸司行便宜事」，為我們認識邵元節及嘉靖皇帝的道法傳承提供了重要依據<sup>29</sup>。

現藏北京的諸種，以兩種《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殘卷最為重要。儘管究竟應為元刻還是明初刻本，仍有再討論的必要；二者均不同於《道藏》本，而保持了前後集的形式，為「前卷」三十六卷的部分殘卷，並且還保留有分集編號如「壬二」、「壬三」、「庚集」、「庚二」之類。另外，現著錄為明初刻本殘卷的卷二十六末葉刻有一份名單，為「張福、王政、王福名、吳世榮、孫得名、陳友文、顧海、徐希仁、院（阮？）文名、陸勝二、鍾文升、王得名、謝勝安」，很可能是捐貲名單。類似的名單也見於同樣保持前後集及分集編號形式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其中出現朝天宮上座及明永樂間海鹽道會司道會的名字，可惜似未發現與明初刻殘卷有重合處<sup>30</sup>。

表一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子部道家類	現藏地	備註
《道德經講義》十二卷，明初刻本	北京	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宣德七年周思得序刻本，可知為同版本，只是有些缺葉。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經》二卷，明抄本	北京	抄《道藏》本，有「藝風堂」、「荃孫」、「雲輪閣」等印。
《老子集解》二卷、考異一卷，明嘉靖刻本	北京	《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註「天一閣藏書」。
《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十卷，元刻本	北京	殘破嚴重。改著錄為元明遞修本。
《莊子通義》十卷，明嘉靖刻本，傅山批	北京	嘉靖庚申靖江朱得之序。

<sup>29</sup> 許蔚：〈趙宜真傳記書寫中的捨棄資料〉，《輔仁宗教研究》第37期（2018年9月），頁107。

<sup>30</sup> 許蔚：〈趙宜真從張天全所受道法考〉，《宗教學研究》即刊。

《沖虛至德真經》八卷，明刻本	北京	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周易參同契》三卷，明嘉靖刻本	北京	書口題「趙府味經堂」。
《周易參同契釋疑》一卷，《發揮》三卷，存《釋疑》、《發揮上》，明洪武刻本	北京	有張與材、杜道堅等序。
《周易參同契發揮》三卷，《釋疑》一卷，明洪武刻本	北京	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記」。
《周易參同契註》三卷，存卷上、中，明刻本	北京	殘破嚴重。
《周易參同契註解》三卷，明刻本	北京	卷上、下末署「雲中無可奈何子張亨玄濟重加校正」。
《真誥》二十卷，明萬曆刻本	北京	
《青羊萬壽宮萬字碑》一卷，明抄本	北京	
《續仙傳》三卷，明抄本	北京	書口題「道藏續仙傳卷某」。
《悟真篇三註》三卷，明刻本	北京	卷末有署「大明永樂歲次庚子蕤賓月端陽日後學還陽子魏伯真」跋，牌記「聚寶門外徐家書坊印行」。
《太上感應篇》存卷三、四、七、八，元刻本	北京	
《太上感應篇經傳》一卷，明刻本	北京	
《太上感應篇》存卷一、二，明刻本	北京	
《太上感應篇》八卷，元刻本	北京	卷首〈感應篇靈驗記〉署「空同體玄子重刊」。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存卷三十四至三十五，元刻本	北京	存三十四至三十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存卷二十一至二十七，元刻本	北京	改著錄為明初。

《徐仙翰藻》十四卷，元抄本	分藏臺北、北京？	《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註「疑內閣大庫書」。僅一冊（卷十二至十四）運美，裝箱清單著錄為「明抄本」。另北京國圖著錄明抄本五冊。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存二十四至二十五，明抄本	北京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存卷二十三至二十五，明刻本	北京	存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神隱》二卷，存卷上，明刻本	北京	
《神隱》二卷，明刻本	北京	
《新刊足本類編全相啓聖實錄》前集一卷、後集一卷，明永樂刻本	北京	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封面題簽《大嶽太和山啓聖實錄》。《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註「內閣大庫書」。
《許旌陽事蹟圖》一卷，明刻本	北京	
《上清靈寶大成金書》四十卷，明宣德刻本	北京？	
《溫帥血脈家傳附辛天君火筆》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註「內閣大庫書」。
《侍宸家語》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祈禱諸階秘旨》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祈禱里社行移》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斗母急告心章》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朱將軍大法附高天丁秘旨》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諸階火雷大法》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地祇諸階秘法附追癆四檄》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諸品靈章雷君秘旨》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禱雨天篆》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祈禱文檄》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太乙月孛雷君秘法》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天罡都雷大法》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三山木郎咒附祈雨坐工、祈雪文檢》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飛神謁聖章法》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祈禱節次諸式》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諸階行移》一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諸階鎮貼符》不分卷，明內府抄本	北京	同上註。
《御制金籙大齋章表》不分卷，明內府抄本	臺北	同上註。
《金籙御典文集》不分卷，明內府抄本	臺北	同上註。
《賜號太和先生圖相贊》不分卷，明嘉靖刻本	北京	
《觀化集》一卷，明嘉靖刻本	臺北	
《緣遇編》三卷，明抄本	臺北	
《栖真志》四卷，明萬曆刻本	臺北	
《雲門傳》一卷，明刻本	臺北	

其他部類的三十三種，除著錄為明初刻本的《茅山志》殘三卷目前尚未確定下落，明萬曆刻本《西嶽華山志》、明萬曆刻本《衡岳志》殘七卷、明洪武刻本《仙傳外科集驗方》、明洪武刻本《秘傳外科方》、明洪武刻本《仙授理傷續斷秘方》以及抄本《仙傳外科秘方》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外，其餘均曾運美，現藏臺北故宮

(參見表二)。

現藏北京的數種中，明洪武刻本《仙傳外科集驗方》、明洪武刻本《秘傳外科方》、明洪武刻本《仙授理傷續斷秘方》為劉淵然刻本。據《秘傳外科方》末明洪武二十八年劉淵然跋，可以確定《仙傳外科集驗方》、《秘傳外科方》以及《濟急仙方》均出自趙宜真。《仙傳外科集驗方》可對應《道藏》本《仙傳外科秘方》卷一至七，前有趙宜真、吳有王序，後者備述劉淵然刊刻經過，為《道藏》本所闕<sup>31</sup>。

現藏臺北的二十五種中，元刊明修本《龍虎山志》及兩種《太嶽太和山志》曾經多次影印公布，學者關於龍虎山、武當山及元、明道教史的研究也多已運用。《太嶽志略》雖然刪略較多資料，但對武當山及明代道教史的研究而言仍然重要<sup>32</sup>。明抄本《景祐太乙福應經集要》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談劍山居抄本《景祐太乙福應經》為同書異名，但較後者更接近原書樣貌。《知常先生雲山集》兩個抄本殘卷，由於存卷全見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殘卷，雖不能說已完全失去文獻價值，但顯然更多的只是文物價值。類似的《鳴鶴餘音》等，也僅餘文物價值。至於朱權所編諸書，雖不完全屬道教文獻，但多少都與道教相關，如《臞仙肘後經》用於選擇，《臞仙神奇秘譜》列有道教琴譜之類。

諸書中最重要的，恐怕應數舊抄本《鶴林類集》。該書原係怡親王府舊藏，染紫色扉頁署「怡邸所藏舊抄」、「嶽雪樓重裝」，序葉鈐「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等印<sup>33</sup>。前有明永樂三年姚廣孝〈鶴林類集序〉，述編集始末，則郭本中、步履常為乃師周玄真所編。卷前依次為明洪武十三年傅著〈述王侍宸事蹟〉、〈莫月鼎像讚〉、明洪武三年宋濂〈元莫月鼎傳碑〉、楊維禎〈莫鍊師傳〉以及〈鶴林像讚〉、元至正二十二年周伯琦〈鶴林先生之記〉、宋濂〈周尊師小傳〉、明洪武三十五年高遜志〈周尊師續傳〉等。所據底本在各人傳記前相應配有〈王侍宸仙像〉、〈莫□師神像〉、〈周尊師小像〉，但該抄本均未照原書繪製，留空葉但各標像題而已。就其保存諸種傳記，特別是宋濂原稿及楊維禎〈傳〉，對認識

<sup>31</sup> 許蔚：《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頁283、399。

許蔚：〈〈如意丹方〉與淨明道醫藥傳統的生成〉，《道教研究學報》第3期（2011年），頁77。

<sup>32</sup> 張全曉：〈明代武當山志考略〉，《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5期，頁57-63。張全曉：《明代武當山志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11年）。

<sup>33</sup>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宣德七年周思得序刻本《道德經講義》亦屬怡親王府舊藏，鈐「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所見書畫印記」、「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等印。

莫月鼎傳記資料的成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有關周玄真的傳記、贈序、贈詩等，除反映周玄真交遊情況，也可幫助釐清元、明之際江南道教史的諸多問題，特別是可釐清周玄真奉祠、領神樂觀事及明太祖創建神樂觀的時間問題。此外，對研究楊維禎、宋濂、汪廣洋、姚廣孝等元、明之際文人的生活、信仰、作品與交遊，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尤其是可幫助解決諸多作品的繫年問題<sup>34</sup>。

表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 其他部類	現藏地	備註
《龍虎山志》三卷、續編一卷，元刻本	臺北	改著錄元刊明修本。
《茅山志》十五卷，存卷二、四、十三，明初刻本		
《茅山志》十五卷，明刻本	臺北	改著錄明永樂間覆元刻本。
《齊雲山志》五卷，明萬曆刻本	臺北	
《太嶽志略》五卷，明嘉靖刻本	臺北	
《泰山志》四卷，徐時棟跋，明嘉靖刻本	臺北	
《泰山志》四卷，明嘉靖刻本	臺北	
《西嶽華山志》一卷、附錄一卷，明萬曆刻本	北京	王處一編。有大定序。
《平都山志》一卷，明萬曆刻本	臺北	
《廬山紀事》十二卷，明嘉靖刻本	臺北	
《太嶽太和山志》十五卷，明宣德刻本	臺北	改著錄明刊黑口本。

<sup>34</sup> 《鶴林類集》中部分文字也轉錄於臺北國圖藏舊抄本《續吳郡志》，後者除收錄《鶴林類集》未收的洪武、永樂敕命等，還收錄郭本中、步履常等周玄真弟子的傳記資料。參見許蔚：〈莫月鼎及其傳記資料的成立——以《元人畫莫月鼎像》為中心〉，《歷史與地方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2019年10月）。關於《鶴林類集》，另可參見陳敬陽：〈《鶴林類集》與明初道士周玄真事蹟〉，《第十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系，2019年10月）。

《太嶽太和山志》十五卷，明抄本	臺北	改著錄明內府寫本。
《衡岳志》八卷，存卷二至八，明萬曆刻本	北京	
《祠山事要指掌集》十卷，明宣德刻本	北京	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八卷，明刻本	臺北	
《千金翼方》三十卷，明萬曆刻本	臺北	
《仙傳外科集驗方》一卷，明洪武刻本	北京	淵然道者刻本。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仙傳外科秘方》十一卷，抄本	北京？	
《秘傳外科方》一卷，明洪武刻本	北京	淵然道者刻本。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仙授理傷續斷秘方》一卷，明洪武刻本	北京	淵然道者刻本。鈐「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
《孫真人海上仙方》一卷，經鉏堂抄本	臺北	
《溫隱居海上仙方》一卷，經鉏堂抄本	臺北	
《新刻養生導引法》一卷，經鉏堂抄本	臺北	
《景祐太乙福應（經）集要》十卷，存卷一至五，明抄本	臺北	
《懼仙肘後經》二卷，明刻本	臺北	
《新刻太音大全集》二卷，明刻本	臺北	
《懼仙神奇秘譜》三卷，明刻本	臺北	
《梁貞白先生陶隱居集》明嘉靖刻本	臺北	有胡直序。
《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一卷，馮彥淵家抄本	臺北	
《知常先生雲山集》五卷，存卷三，明抄本	臺北	

《知常先生雲山集》五卷，存卷四，明抄本	臺北	
《鳴鶴餘音》九卷，黃丕烈校並跋，明抄本	臺北	抄《道藏》本。
《鶴林類集》不分卷，抄本	臺北	怡王府舊藏。

### 三、十八種明內府道法抄本及其道教史意義

《溫帥血脈家傳附辛天君火筆》、《侍宸家語》、《祈禱諸階秘旨》、《祈禱里社行移》、《斗母急告心章》、《朱將軍大法附高天丁秘旨》、《諸階火雷大法》、《地祇諸階秘法附追癆四檄》、《諸品靈章雷君秘旨》、《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禱雨天篆》、《祈禱文檄》、《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天罡都雷大法》、《三山木郎咒附祈雨坐工、祈雪文檢》、《飛神謁聖章法》、《祈禱節次諸式》、《諸階行移》，共十八種，各一卷，可能是與《金錄御典文集》、《御製金錄大齋章表》、《諸階鎮貼符》同批購入的，一九三〇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註稱「以上二十一種內閣大庫書」<sup>35</sup>，似原存內閣大庫。

諸抄本封面貼簽題書名，內葉為紅格紅口，左右雙邊，每半葉十一行，行抄二十六字（《溫帥血脈家傳附辛天君火筆》、《侍宸家語》、《諸品靈章雷君秘旨》三種行抄二十五字）。其中，《祈禱諸階秘旨》卷末款署「大明成化辛丑年管靈臺事內官監左監丞黃永添置」，一九三〇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一九三一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將諸抄本都著錄作「明成化間抄本」，應該就是根據這一款署。

就內容而言，諸抄本關係密切。其中，《侍宸家語》、《祈禱諸階秘旨》、《祈禱里社行移》、《斗母急告心章》、《諸階火雷大法》、《諸品靈章雷君秘旨》、《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禱雨天篆》、《祈禱文檄》、《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天罡都雷大法》、《三山木郎咒附祈雨坐工、祈雪文檢》、《祈禱節次諸式》、《諸階行移》等，均用於祈禱雨雪。而《祈禱節次諸式》中〈未到壇批符式〉末尾抄錄第三限所

<sup>35</sup> 《國立北平圖書館展覽會目錄》，頁 24-25。

用家書一式，並錄出「籍師沖真蔣真人、籍師太素練真人、籍師太初杜真人、度師雷谷蔣真人師前、經師鶴巢黃真人、籍師明真程真人、度師沖真曹先生」的師派。其中，「經師鶴巢黃真人、籍師明真程真人、度師沖真曹先生」也見於《祈禱文檄》、《溫帥血脈家傳附辛天君火筆》、《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及《諸階行移》；而《天罡都雷大法》雖然僅署「劉玄谷法師正派」，但該抄本附抄「又一法」《北極天心大聖天罡都雷大法》的「師位」中，劉玄谷以下出現了練太素，附抄《天罡都雷法內音》的「師派」中也出現練太素，表明諸抄本應出自同一道法傳承。

《侍宸家語》書名係據封面貼簽所題，具有誤導性，會令人以為即《道藏》所收《王侍宸家語》。實際上，該抄本卷首題作《侍宸祖師法語》，內容則是《道法會元》所見《王侍宸八段錦》，但無註，本文亦與《道法會元》本有差異。此外，該抄本在《侍宸祖師法語》抄完之後，又附抄了〈關元帥檄〉、〈地司太歲牒〉文檢二首，均為祈禱所用。其中，〈關元帥檄〉保留有「該據江西云云」，表明這一系列道法抄本應是淵源自江西地區的傳承。

《三山木郎咒附祈雨坐工、祈雪文檢》書名亦係據封面貼簽所題，其中所附《祈雪文檢》實際題作《玉清宗教祈雪文檢》。此為目前所見，唯一題名作「玉清宗教」的文獻，為我們理解劉淵然從趙宜真所受「《玉清宗教》、《社令烈雷》、《玉宸》、《黃籙》」中的《玉清宗教》究竟為何書提供了依據，同時也為我們重新審視趙宜真、劉淵然一系所傳道法乃至明代道法傳承的複雜性提供了支撐。而《玉清宗教祈雪文檢》本身非常簡短，僅有〈家書〉一首、〈使者檄〉一首、〈城隍檄〉一首、〈里社檄〉一首，共計四首文檢，且均空符位。運用時必須從《諸品靈章雷君秘旨》、《禱雨天篆》（此為封面簽題，內葉首題「清微發遣符文」，內容則可在《道法會元》中找到對應文本）中填入相應的符命才完整有效。

其中，〈使者檄〉係發給張使者的。而《諸品靈章雷君秘旨》雖明顯具有清微化的特徵（如與《禱雨天篆》的清微符篆部分重合，有〈祖師魏元君家書〉等），但保留了神霄法系統的張使者法的內容，包括〈書符一筆之妙，君請勿疑〉、〈使者本身玄要〉、〈天姥〉、〈太乙逐天罡〉、〈動雷〉、〈起電〉、〈團雲〉、〈烹山煮海〉、〈殺伐〉、〈策斗〉、〈斷虹〉、〈掩日〉、〈勾雷〉、〈合斗〉等。此外，《諸階火雷大法》也收錄〈先天一炁火雷秘法〉，均係具有莫月鼎系統特徵的使者符法<sup>36</sup>。

<sup>36</sup> 參見許蔚：〈莫月鼎使者符法的作用與傳派——以明抄本《九天梵炁雷晶碧潭使者大法》為中

《祈禱家書立限便宜檄》中的〈莫宗師家書〉即呈給莫月鼎的。《祈禱節次諸式》中〈謝恩疏式〉所收〈師真疏〉、《祈禱文檄》中〈第一檄〉（火）也都列出「月鼎莫真人」。也就是說，此首〈使者檄〉應該與具有莫月鼎系統特徵的張使者法配合使用。

〈家書〉呈送的對象則是「祖師玉府上宰神霄左掌雷侍宸冲虛通妙靈慧真君王某」，即王文卿。而《祈禱節次諸式》文書目錄「申」下有〈神霄三師〉，其〈謝雨文檢〉中〈申〉文列出三師為「祖師神霄雷霆教主白洞靈安火師真君、祖師太素大夫侍宸靈慧冲虛通妙真君、祖師三十代天師玄通弘悟虛靖真君」，即汪火師、王侍宸、張虛靖。

就〈使者檄〉、〈家書〉來看，應可認為《玉清宗教祈雪文檢》具有神霄法的屬性。儘管如此，在諸抄本配合使用的文本環境中，也混雜有清微、斗姆、酆嶽、地司等諸多法術元素。即使是師派，除常常出現神霄三師外，也出現各法祖師、宗師，雖然最終都因人事上的交叉與連接而歸於同一傳承，卻也能比較細緻地反映某一具體道法的前傳後教。實際上，除前舉《天罡都雷大法》中的多種道法外，《溫帥血脈家傳附辛天君火筆》、《朱將軍大法附高天丁秘旨》、《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即都保留有具體的道法師派。而《祈禱節次諸式》中〈謝恩疏式〉所收〈師真疏〉除排列諸位真人外，還開列「清微神烈諸階法派列位師真、神霄雷霆天罡太乙法派列位師真、玄壇地司地祇列班師君真人、火犀酆都水部列派師君真人、本靖本派祖玄真宗經籍度師列位真人」，具有會合眾法的意味。而《祈禱文檄》所收〈第一檄〉（火）開列「度師上清三洞經籙九天金闕上仙洞真大夫清微糾察使臣曹德彰、籍師正一盟威經籙靈寶領教嗣師神霄執法真官清微真使臣程克明、經師五雷伏魔仙官鶴巢提點真人臣黃端文」，也可以看到三代師承逐步規約於清微法的態勢。這既與我們對《道法會元》中諸多道法的分判觀感一致，也與我們對趙宜真系統的清微法主張「總四派而歸一，會萬法以歸元」的認識相合。眾法會聚於一手，或許可以看作是元、明以來道法傳承的趨勢。但這並不意味著泯滅眾法，而是在主導的某一師弟相承的流芳衍派特別是「清微正宗」派下，兼顧其他法術的傳承。

---

心》，《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都：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預計 2020 年 4 月）。

## 四、結 語

長期以來受限於主客觀因素，道教文獻學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發展，至今仍是一個有待確立與成長的領域。在文獻大開放的今日，我們可以憑藉一己肉身奔赴各地藏書機構從事訪查工作，也可以利用逐步公開的數字資源，居一室而擁萬城。面對這些或公諸於世或靜待庫中的文獻，最急迫的工作可能是編目。有目方知有何書，知有何書方能善加利用。近年來，我利用一切機會，往來各地從事調查，無非想要逐步完成編製〈道教文獻知見目錄·解題〉的夙願，以為自己同時也為學界開展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礎。本文利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的既有著錄，註明諸種善本道教文獻今日的存藏情況，既尊重作為整體的原北平圖書館藏書，也便於逐一追蹤與利用。實際上，該目所列大都是今日兩岸收藏道教文獻中最具學術價值的珍善之本。其中，部分文獻我已在以往的論述中加以不同程度的利用，個別也做過專題性研究或校勘整理工作。本文也在我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原北平圖書館所藏十八種明內府道法抄本做示例性的梳理，展示其在道教史、道教法術、儀式研究中的意義。類此的工作，自然是道教文獻學的題中之義，相信來者會充分明白其價值，投身其中，不負史料，不負時代。

